

第一章 教师职业的种种困惑

不少老师的从教体验与他们的预先期待大相径庭：他们期盼阳光，却不得不经受酷寒长冬；他们付出爱心，结果却酝酿“仇恨”。学生的顽皮，家长的抱怨，学校的要求，大学“备战”教育的无力……种种困惑，让人无法对教职说爱！

老师是否真是一种磨灭锐气、耗尽精力、腐蚀人格的职业？教职是否只能让美梦成空？让教师走出困惑、体验“教并快乐着”的路径在于改善师生沟通方式。

教师的现身说法

一群老师聚在一起谈论教学生活。他们都还年轻、资历也浅，但志气却已消沉。有人想半途而废、结束教书生涯。其他人则决定继续留任、敷衍了事。他们全都尽情发泄情绪，没有丝毫保留。

燕英：教了一年书后，我看清楚了：我不适合教职。当初我满怀爱心与憧憬执起教鞭，现在，美梦成空、爱心破碎。教书不是一种专职，而是一种慢性自杀，让人逐步迈向死亡。

包博：欢迎参加“半途而废”俱乐部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多么厌恶我的工作，你一定会认为我疯了。我是音乐老师，我喜爱音乐。但是，我想要烧掉学校，然后在火灾现场拉小提琴。我讨厌校长、鄙视督学，憎恨这个教育制度。我要赶紧活着逃离这里。

柯娜娜：我难过得想要痛哭一场。我觉得万分失望，因为我期望过高。我希望当个“好人”。我企图改造学生、改进学校、改善邻里，改变全世界。我真是太天真了！我对着响尾蛇微笑，却被反咬一口，而今，我也满身是毒。

陶丽诗：我原先以为我喜欢小孩，尤其是贫困儿童。我想要当个老师，尽心去教，以弥补他们的不足，说服他们相信：自己是聪明而有用的人。结果呢，他们反而让我觉得自己笨得可以。

尔洛：我不曾幻想，也就没有失望。我知道孩子很顽皮，

教育制度很腐败。我从不指望我的心血能扭转形势。你们现在全都心力交瘁。你们打算用破瓢舀干大海，结果却发现此路不通。

陶丽诗：当初，你为什么要当老师？

尔洛：老师是一种职业。如果你不全心投入，感觉就不会那么糟。教书工作时间短、假期长，还有很好的福利。我喜欢。

柯娜娜：我的天啊！

尔洛：别对我假装神圣。我并不讨厌自己的工作。只不过因为我看穿这种制度，所以没有奢望。教书是一门行业。我不喜欢，可是也不排斥。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并且尽量从中获利。

霍伦世：我每天精神饱满地去学校，累得半死地回家。吵闹声让我发怒。我的教育哲学、学习理论，和所有美好的志愿全都烟消云散。教书令我麻木不仁、视若无睹。我也明白，校长老兄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无时无刻不在监督我。

葛蕾思：我每天告诉自己：“今天会是个太平天。我不会卷入麻烦、大发脾气，也不会损害我的健康。”可是，我每天都在课堂上失控，回家后既懊恼又自责。我就像一台计算机，随着程式指示去完成设定的命令：“尽量叫吧，开始歇斯底里，发狂吧！”

何乐德：我想教学生献身于和平工作。讽刺的是，我总是卷入问题，跟他们争执。这样做对我来说，真没有意思！

尔洛：你是不是打算讲道理、求意义？这个世界荒诞不经，学校正是进入这个世界的最佳预备地。你要制度合理化，就如同尝试用理论教条杀死自己。

陶丽诗：我在贫民区工作。那里的人擅长攻击，他们怀疑你小看他们。我已经学会洗耳恭听、点头称道。我害怕开口。

燕英：我试图公平对待所有的学生，但很快就发觉力不从心。我无法理解那些坏孩子。我设想他们十分需要同情和辅导，可是我救不了他们。我觉得自己简直想要宰掉他们，而他们也心知肚明。

尔洛：奇怪，我喜欢个性独断的学生，受不了懦弱、温驯、流着鼻涕的小孩。看到他们呜咽哭泣就生气。我想说：“你干嘛不擦干鼻涕 站起来打回去？”

何乐德：理论与实际之间的隔阂几乎是无法跨越的。古哲说过，“仁君胜于霸权”。而今，我们却依然动用武力和灌输仇恨。我们的校长说：“让他们恨你吧！只要肯服从你就可以了。”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学生无法从讨厌的老师那里轻易地学到东西。

葛蕾思：也许我没有教学生很多东西，不过教书使我更加了解自己。我从来不晓得自己是个过度中产阶级化的人，也未曾想到自己强烈要求秩序、整洁和宁静，直到碰上一群野孩子，他们活力充沛，绝对胜我一筹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我受不了吵闹、打架和撒野。我觉得尴尬、屈辱，并且陷入焦虑和恐慌。这些日子真是悲恸之秋、缺憾之冬、断念之春。

包博：你是诗人，难怪教育制度会那样折腾你。教书确实会抹杀我们的优雅气质，更何况公立学校不是多愁善感人士的容身之地。

葛蕾思：我受不了学生的谈吐与举止。他们动作粗鲁、浑身脏乱，口里还带三字经！我班上有些学生连“×你娘”都讲得出

口。一年到头，我多半濒临崩溃，在愤怒与恐慌中挣扎。每天清晨，我总是祈祷：“上帝，请不要让我在学生面前发脾气。”为了自我控制，弄得我精疲力尽。我同意包博和尔洛说的——冷酷无情的人才适合教书。

柯娜娜：我不是不要教书，是书不好教。我每天准备教材，兴致勃勃地走进教室，可是，每天总有事故发生，阻碍教学进度。上课时，只要一个学生作怪，全班就起哄；一个聪明小把戏就损失一堂课。天啊！我恨死这些小鬼。

艾萝：你的问题出在你进入教职……

柯娜娜（打岔）：你说得很对。

艾萝：你满怀神圣使命而且急于拯救众生。你疼爱幼童，还打算渡化他们那可怜的灵魂。

柯娜娜：这有什么不对？

艾萝：你终究是个窝囊的老师，容易受到伤害。学生唤起你往日的伤痛，你没有察觉，却还沉溺在个人的不幸中。当老师的首要条件是坚强，然后才会称职。你若是软弱，即使称职也只会生悲、招来攻击。

尔洛：我同意你的看法。我看过有些老师明明有爱心，结果却蕴酿仇恨。

陶丽诗：爱心还有用吗？

艾萝：爱是一种复杂的过程。惯于拒绝的孩子是被爱吓坏过的。他们怀疑勉强的亲近，需要的是一个愿意保持安全距离的老师。

包博：感谢你给我们简短地上了一课《儿童心理学》。你

说的都正确。我也注意到过于急进和过分干涉的老师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。他们被强烈的情绪纠缠。如果有一个学生感到忧郁，他们就悲伤；如果看到进步，就狂欢不已。教书变成追求个人幸福的根源，利用学生满足个人需要。他们的情绪经常从过度积极滑落到过度消极，让学生感到莫名其妙。

陶丽诗：我发觉我们已经从叙述自己的感受变成谈论其他老师。我们现在都有一些教书经验，不如来谈点教学态度。

燕英：我对于去年那虚掷的时光、无精打采的日子、冗长的会议和无聊的言谈，感到懊恼。我们的校长说话含糊，还热衷模棱两可。他总是拖延决议时间，浪费我们的生命。只要被迫表态，他就支吾其词，愈说愈抽象。跟他说话让人觉得会在口水的大海里淹死。

何乐德：上星期我去探访一所监狱，回家后悲愤交加，禁不住想起为人师表的责任。每个成年杀手都曾是在校数年的儿童；每个作奸犯科的都曾经有过应该要教导他价值与道德的老师；每个犯人都被老师教过。每所监狱都是暴露教育制度失败的戏台。我们需要仔细反省自身的责任。

陶丽诗：我记得老师怎么教我们说谎。他们从来不肯接受单纯的事实。他们咬定谎话可信又有趣。

何乐德：教育制度是一个败因。我们有解决的办法，可是他们从不肯采用。事实上，有效的对策必须从教育制度上做根本的改革。老板们却从不允许这么做。

尔洛：整体教育制度是以猜疑为基础。老师怀疑学生；校长怀疑老师；督学猜忌校长；校董谨防督学。各个职位各设条文

规章，塑造监狱气氛，造成含混做事的习惯，也使体制里的所有成员虚伪、无能或不负责任。

陶丽诗：这就是学生变成骗子的原因。他们学会算计老师的要求，然后如数投合。老师则如法炮制，应付校长。每个人都在欺骗。例如，我们的校长没有兴致过问我怎么教学生，或我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只要我的上课纪录正常、成绩单准时送出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

艾萝：你的故事令人颇为沮丧。我不懂，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师年复一年诲人不倦？难道他们是公认的被虐待狂？在你的工作里，没有令你满意的地方吗？

陶丽诗：你认为哪里值得满意？

艾萝：当然有，只怕你不信。

陶丽诗：那就说吧！

艾萝：我和你一样也有过苦恼，不过，我喜欢被需要的感觉。我还学会逗学生发笑和进一步了解自己。

尔洛：你现在完全明白了，是吗？

艾萝：真遗憾！你说“完全明白”的口气听起来却像在苦笑。

尔洛：你还有其他高见吗？

艾萝：多着哪！不过我只愿意奉劝你一个真理：小学容不下冷嘲热讽的人。学生需要学校保护，以隔绝冷酷无情的成人。

尔洛：棒极了！你的想法真伟大，精神可嘉，可以当上杰出的专业儿科医生。

包博：每次校长走进我的教室，我就浑身发冷。这个冷血

动物吩咐我要更亲切地照顾学生。他说我太严肃，需要活泼点。他在场，我就呼吸困难。他说他同情贫困儿童。可是，我也穷啊！他怎么不多同情我呢？他为什么不示范一下温馨的态度让我来学？至少现在，我就需要一些温暖的话语。

何乐德：我的上司喜欢阅读书报和作研究，惟独讨厌一般人。古雅典和中世纪罗马的教育问题，他无所不知，可是他就是不懂如何指导我这个当今活生生的老师。

燕英：我们学校的教职员里多的是混时间、等退休的人。他们才中年就已经暮气沉沉、无处可去、苦不堪言，成天感叹那流失的时光。

陶丽诗：有位老教员不断地劝我：趁年轻离开吧！你看我现在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你可不要重蹈覆辙，你要为你的一生着想，赶紧离开。教书会害死人、磨灭锐气、耗尽精力、腐蚀人格。而且每天都跟学生争执，家长没完没了地抱怨，家长又会吹毛求疵。你当老师做什么？不如为自己另谋高就吧！

何乐德：我终于知道大学教育根本不能帮我们“备战”，教学生至少需要像开喷射机般的技术。可是在大学里，他们教我们开拖拉机，还告诉我们那是喷射机。难怪每回我们打算发动就出错。

陶丽诗：你说得对。我们的教授讲解儿童的需求、家长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。我希望他们也让我认清我的需求。他们让我相信儿童上学是因为求知若渴，而我的职责则是解渴。现在我清楚多了，儿童上学是来把我的生活整得七荤八素的，这点他们办到了。

包博：我们都深感失望，因为我们的初步体验跟早先预料

的不同。教书就像搭飞机，你想飞去热带岛屿，却在北极登陆；你期盼阳光，却面临酷寒的北极长冬，这惊讶非同小可。

柯娜娜：难道教育没有任何希望了吗？

尔洛：是呀！小姐，别想了，这样你才会长寿。

艾萝：教育如果无可救药，人类就没有希望。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虚无论调。我相信人类的智能和创造力。在教育本身、特殊教育以及不同的教育上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

直到制度改变

接下去的对答内容十分雷同，压力不变而且气氛单调，因为一直在渲染主要话题，说些新进教师的不满、失望和气馁。他们的痛苦源自学校的体制本质。他们的哀伤，正如罗马诗人威吉尔所说——由于诸事含悲。

有的老师心灰意冷，有的老师疾呼改革。激进人士愈想在半途中彻底改变制度，保守人士就愈坚守缓和。在此同时，教室里的作息仍持续进行——学生需要上课，家长需要奉承，校长需要交待。他们全都耗费老师的时间和精力。对老师而言，“如何活得有尊严”不是个说说而已的漂亮话题。

有一则故事说一个犹太人遭遇绝境，去找法师求救。法师听后劝他说：“你要相信上帝，上帝会为你安排。”谢谢，”那人回答，“可是请告诉我，在上帝为我安排之前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老师提出相同的问题：“在制度改变以前，我该如何生存？”

“我要如何改善眼前的教书生活呢？”

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。

第二章 关怀、理解与尊重

——优秀老师的必备素质

仅仅从理论上了解学生的需要，对于想走出课堂危机四伏的教师而言，犹如虽有百元大钞在手，却无法兑付公车费，无济于事。

不能只用概念教导学生。在繁杂的教学过程中，优秀教师会灵活运用各种充满教育智慧的心理“硬币”。虽然“硬币”的大小可能有别，但它们却蕴含着共同的特征：“关怀”而非“冷漠”；“理解”而非“说教”；“尊重”而非“霸道”。

理论与实际

有则故事说，一位哲学家搭一艘小船，打算过一条大河。他问船夫说：“你懂哲学吗？”船夫回答说：“我不懂。”哲学家说：“你浪费了三分之一的生命。”然后再问：“你会欣赏文学吗？”船夫回答：“我不会。”哲学家宣称：“你白费了三分之二的生命。”就在刹那间，船撞到岩石，开始下沉。船夫问：“你会游泳吗？”哲学家回答：“不会。”船夫说：“那么你将丧失掉你全部的生命。”

当紧急问题发生时，哲学通常无济于事。对一个沉船难客而言，满腹理论派不上用场，除非他会游泳，否则唯有惨遭灭顶。老师处于课堂危机的愁云惨雾中，每间图书馆里的所有藏书，无一堪用。一切的著作和所上过的课都爱莫能助，此时真正有用的，只有技巧。

教书最重要的是有技巧的教学态度。教学态度的重要性已经众所周知，而且事实上，每次开会总是提醒这些，老师们已经听得十分烦腻。就像一位老师所说：“学生的需要我已经知道，而且记得一清二楚。学生需要被接纳、被尊重、被喜爱、被信任、被鼓励、被支持、被激励、被逗乐，还要有机会让他探讨和实验，而且都得有成就。天啊！他要求的未免太多。我只不过缺乏所罗门的智能、弗洛伊德的见解和南丁格尔的奉献精神罢了。”

在理论上，我们已经明白优良教育的涵义；我们通晓全部概念。可惜的是，没有人能够光凭概念教导学生。学生出现的问题

千奇百怪，有的史无前例，即使老师相信民主、爱心、尊重、接纳、个别差异和个人独特等理论，到时候依然手足无措。何况这些概念固然伟大，却过于抽象与广泛。就像手拿一张千元大钞，虽然是大钱，但是拿来当零用钱用，买杯咖啡、付计程车费或打电话，却很不方便。一般人应付日常开支，需要的是硬币；应付课堂作息，老师需要的是心理上的硬币。老师需要特殊技巧以合情合理地解决时刻会发生的繁杂问题，像小吵闹、日常纠纷和突发危机。这些状况全部需要明确而有效的反应。老师的响应有严重的后续效应，它会产生服从或反抗的态度，满意或争执的情绪，引来改过或报仇的欲望，它也影响儿童的行为和人格，使之愈趋完善或每况愈下。

这些心理层面的事实决定教与学的成败。老师们最好记住这个重要原则：学习永远是现在式，而且因人而异。下面章节说明老师如何表现到尽善尽美。

一张安慰的字条

老师在班上分发新书，发到 9 岁的志伟时正好没书。志伟泪汪汪地说：“我总是最后一个拿到东西，”他抗议道，“因为我长得比较高大，座位总是在最后一个，所以老是拿不到东西。我讨厌我的身材，我讨厌学校，我讨厌每一个人。”志伟的老师思考如何及时补救，他写给志伟一张字条：

亲爱的志伟：

我知道你一定很伤心，你急切地等待收到新书，却突然间——出现这样的一个失望情形。除了你以外，每个同学都拿到新书。我会亲自留意，让你收到新书。

你的老师

老师的温馨话语安抚了志伟，所以他平静下来，永远记得这仁慈的一刻。

志伟的老师当初如果持不同的态度，譬如：“小孩子应该及早学会面对失望。”这样他可能加深志伟的伤痛：“你怎么为一本书发这么大的脾气？你今天没有收到，明天就会收到。你都9岁了，怎么还像个爱哭的小娃娃。”

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加深志伟的痛苦，进而反抗冷酷的老师和不公平的待遇。

“每件事都不对劲”

那是怡君第一天上五年级。老师指给她看，让她知道英文课本放在哪里。怡君去拿书时不小心碰到书架，造成全部课本一起掉落下来。怡君吓得哭起来。

老师：怡君，书都掉下来了，我们该把它们全部捡起来。

怡君：我第一天上学就搞砸了。每件事都不对劲。

老师：你今天早上很倒霉，是不是？

怡君：是啊，你要不要听我说发生了什么事？

老师：好啊！你说吧。